

目 次

一八八五年

游猎惨剧 真事 / 3

节日的义务 / 199

上尉的军服 / 204

在首席贵族夫人家里 / 212

活的年代表 / 217

公务批语 / 221

人同狗的谈话 / 223

在澡堂里 / 226

新进作家应遵守的规则 纪念日赠言——代邮 / 235

小人物 / 239

节钱 摘自内地一个贪赃者的日记 / 243

半斤八两 / 245

〔呈报〕 / 251

无望 素描 / 253

一团乱麻 / 258

生活是美好的！ 写给企图自杀的人 / 262
逛公园 / 264
最后一个莫希干女人 / 268
在旅馆房间里 / 274
外交家 一场小戏 / 278
吸血鬼之家 / 284
废除了！ / 288
达尔戈梅斯基轶事 / 295
钱夹 / 298
乌鸦 / 302
集锦 / 308
皮靴 / 310
我的“她” / 315
神经 / 317
别墅的住客 / 322
谈鱼 谈小问题的大文章 / 325
步步高 / 329
监禁人者，人监禁之 一场小戏 / 331
我的妻子 蓝胡子拉乌尔写给编辑部的信 / 336
有知识的蠢材 一场小戏 / 344
理想主义者的回忆 / 350
假病人 / 355
江鳕 / 359
在药房里 / 365
马姓 / 370
时运不济！ / 376
迷路者 / 381

猎人 / 386
必要的前奏 / 392
凶犯 / 393
在车厢里 交谈 / 398
青年人和爸爸 当代的事 一场小戏 / 402
客人 一场小戏 / 408
思想家 / 413
马和胆怯的鹿 / 418
生意人 / 423

题解 / 425

监禁人者，人监禁之^①

一场小戏

您可曾见过人怎样在驴身上装东西？照例，人总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堆到可怜的驴身上，他们想到什么就装上什么，既不管数量多少，也不管东西多么笨重：厨房用品啦，家具啦，床铺啦，木桶啦，装着婴儿的口袋啦……一齐堆上去，弄得那头负着重载的驴^②变成一团不成形的庞然大物，就连驴蹄子尖都几乎看不见了才算完事。赫拉莫夫城地方法院检察官阿历克塞·季莫费耶维奇·巴尔宾斯基，在车站上响过第三遍铃后，忙着在火车上占座位的时候，他的模样就跟那头驴有点相似。他身上从头到脚都堆满了东西。……食品包啦，帽笼啦，铁皮箱啦，小皮箱啦，盛满不知什么东西的玻璃瓶啦，女人的斗篷啦……鬼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没放在他身上！他那涨红的脸上汗如雨下，两条腿往下弯，眼睛里闪着痛苦的神情。他的妻子娜斯达霞·尔沃芙娜跟在他身后，打着一把花花绿绿的小阳伞。她是个金发女人，身材矮小，脸上生着雀斑，下巴往上翘起，眼睛凸出来，活像一条刚刚上钩、被人拖到水面上来的小狗鱼。……检察官在火车里走来走去，转了很久，终于占好座位后，就把行李都卸在座椅上，擦掉额头上的汗，往车厢门口走去。

“你这是上哪儿去？”他妻子问他说。

“我，宝贝儿，想到车站上去一趟……喝一小杯白酒。……”

“你不用胡思乱想。……坐下。……”

巴尔宾斯基叹口气，乖乖地坐下。……

“你把这个筐子抱住。……这里面装着碗盏。……”

巴尔宾斯基抱住那个大筐，愁闷地看一眼窗外。……火车开到第四个火车站，他的妻子打发他到站上去取开水，在那儿，在饮食部旁边，他遇见了他的朋友和同事普林斯克城地方法院审判长弗里亚日金，他们两个人原是商量好一同乘车出国的。

“老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弗里亚日金对他发脾气说。“要知道，这实在不像话。我们本来讲好要在火车上坐在一块儿，可是魔鬼却把您支使到三等客车上去了！您何必坐三等客车！您缺钱还是怎么的？”

巴尔宾斯基摇一下手，开始眯巴眼睛。

“我现在什么都不在心上了……”他嘟哝说，“哪怕叫我坐到煤水车上去赶路也成。我心里正在琢磨，看样子，到头来我会了结我的残生……跳到火车底下了事。……您，好朋友，再也想不到我那个贤内助把我折腾成什么样子！她把我折磨得好苦，我至今还活着，倒是咄咄怪事了。我的上帝啊！天气好极了……又有这样的空气……海阔天空，自然景物美不胜收……总之，要过逍遥自在的生活，样样条件都具备。单是想到我们要出国游历，就不能不使人高兴得像牛犊似的欢蹦乱跳。……可是偏偏不行！恶毒的命运非要把这个宝贝拴在我脖子上不可！真的，命运在怎样地要弄人啊！我为了避开我的老婆，特意想出一个借口，说我肝脏有病……想到国外去。……我整个冬天巴望自由，不管做梦也好，醒着也好，总是盼着我一个人出国去。结果怎样呢？她硬要跟我一块儿走！我好说歹说，都无济于事！‘我就是要去，我就是要去，’哪怕你死了，她也还是要去！

① 原名《被监禁的监禁者》。“监禁人者”指本文的男主人公，他是检察官，其职务就是把被告定罪，监禁起来。

② 原文为拉丁语。

得，我们就一块儿上路了。……我提议坐二等客车。……那可说什么也不行！……她说：怎能这么破费？我就给她提出种种理由。……我说我们有钱，要是我们坐三等客车，我们就丢了面子，而且三等客车又闷又臭。……她不听！省钱的魔鬼迷住了她的心窍。……现在就拿这些行李来说吧。……哎，我们带着这么一大堆东西干什么？何必带上这许多包裹、帽笼、小箱子和其他的废物？我们不但交行李车运走了十普特^①重的行李，另外还在我们车厢里占了四张座椅。乘务员屡次要求我们腾出地方来让乘客坐，乘客们都生气了，而她就跟他们吵架。……真叫人害臊！您相信不？我羞得就跟遭到火烧一样！要躲开她，那可休想！她一步也不让你离开她。你得坐在她身旁，膝盖上放一个老大的筐子，把它抱住。现在呢，她打发我来取开水。喏，堂堂法院检察官，提着铜茶壶走来走去，这像样子吗？要知道，在这儿，在这列火车上，恐怕就有我的被告和见证人坐车赶路！我的威信算是完蛋了！不过呢，老兄，今后这对我倒也是个教训！这叫我明白了什么叫个人自由！往常我审案，有的时候，您知道，热心得过了头，无缘无故把人监禁起来。嗯，现在我才明白……我才尝到了滋味。……我明白什么叫把人监禁起来了！啊，我彻底明白了！”

“恐怕您很要求交保释放吧？”弗里亚日金笑着说。

“那真乐死人了！您相信不？尽管我穷得很，可是我情愿交出一万保证金。……可是，我得跑回去了。……恐怕她已经急坏了。……我会挨骂的！”

有一天凌晨，弗里亚日金在威尔日包洛沃车站月台上散步，在一辆三等客车的车窗里看见了巴尔宾斯基那带着睡意的脸。

“您过来一忽儿！”检察官对他点头说。“我老婆还在睡觉，没醒过来。她睡觉的时候，我比较自由。……要我走出这节车厢，那可不行，不

^① 俄国重量名，1普特等于16.38公斤。

过，筐子倒可以暂时在地下放一放。……能够这样，就已经要谢天谢地了。哦，对了！我没告诉您吧？我有件喜事！”

“什么喜事？”

“我们的两个帽笼和一个口袋让人偷去了。……这样总算轻松一点。……昨天我们吃掉一只鹅和所有的馅饼。……我故意多吃，好让行李少一点。……我们车厢里的空气是什么空气呀！就是拿把斧子放在半空中，也掉不下地哩。……吓。……这不是旅行，是活受罪。……”

检察官回转头，愤恨地看了看他那睡熟的妻子。

“你这个野蛮的女人！”他小声说。“你这个磨人精，简直是希罗底^①！我这个倒霉的人什么时候才能躲开你哟，克山契巴^②？您相信不，伊凡·尼基狄奇？有的时候我闭上眼睛，想入非非：世事千变万化，假定她做了被告，落在我手心里，那会怎么样？看样子，我一定会发送她去做苦工！不过……她要醒了。……嘘。……”

检察官刹那间做出若无其事的脸相，把筐子抱在怀里。

在艾德库涅诺车站，他去取开水，神情显得快活了一点。

“又有两个帽笼给人偷掉了！”他在弗里亚日金面前夸耀说。“我们已经把所有的白面包统统吃光。……这样总算轻松点了。……”

在肯尼格斯别尔格车站，他完全变了。他早晨跑进弗里亚日金的车厢里，往长沙发上一躺，快乐得哈哈大笑。

“好朋友！伊凡·尼基狄奇！让我拥抱你！对不起，我对你称呼‘你’了，可是我太高兴，满心是恶意的快乐！我自由了！你明白吗？自由了！我妻子跑掉了！”

“这话怎么讲：她怎么跑掉的？”

① 据《圣经》传说，古犹太国王希律娶其弟妇希罗底为妻，施洗约翰往谏被捕入狱，后来希罗底又挑唆希律把施洗约翰处死；在此借喻“恶妇人”。

②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妻子，喜欢吵闹，在此借喻“泼妇”。

“她夜间从车厢里跑出去，至今没回来。她要么是跑啊跑的，摔在火车底下了，要么也许是留在哪个车站上了。……一句话，她不见了！……我的天使啊！”

“可是你听我说，”弗里亚日金不安地说。“既是这样，就应当打个电报才对！”

“造物主可别叫我这么办！我现在感到多么自由自在，简直没法给你形容了！我们出去到月台上走一走吧……我们去自由地呼吸一阵！”

两个朋友走出车厢，在月台上走来走去。检察官迈开步子，一面呼吸，一面赞叹说：“多么好！呼吸起来多么轻松啊！难道有些人老是这样过活吗？”

“你知道吗，老兄？”他下定决心说。“我马上就搬到你的车厢里来。我们舒舒服服坐一坐，过一下独身生活吧。”

检察官一溜烟跑回他的车厢去取他的行李。过了两分钟，他走出他的车厢，然而已经不是眉开眼笑，而是脸色苍白，呆然若失，手里拿着铜茶壶了。他摇摇晃晃，用手按住心口。

“她回来了！”他遇见弗里亚日金探询的目光，摇一下手说。“原来昨天晚上她没认清车厢，一时弄错，走到别的车厢里去了。完了，老兄！”

检察官在弗里亚日金面前站住，用充满痛苦和绝望的目光瞅着他。他眼睛里流出泪水来了。他们沉默了一分钟。

“这样好不好？”弗里亚日金对他说，温柔地摸索他衣服上的纽扣。“我到你的位子上去……你自己跑掉吧。……”

“这话怎么讲？”

“你跑掉就是。……要不然，我瞧着你，我自己都要憔悴了！”

“跑掉……跑掉……”检察官沉思道。“这倒是个办法！我，老兄，就这么办：我坐上对面来的火车，逃之夭夭！事后我就对她说，我坐错了车。好，再会。……我们在巴黎见面吧。……”

我的妻子

蓝胡子拉乌尔写给编辑部的信

先生！

小歌剧《蓝胡子》在您的读者当中引起了笑声，而且为洛季、切尔诺夫^①先生等人创造了桂冠，可是这件事在我心里引起的感觉却只有痛心。这倒不是恼怒的感觉，不是的，而是惋惜。……我真诚地惋惜近十年来报刊和舞台蒙上一层亚当的罪恶^②的绿霉，也就是弄虚作假。我不想涉及这个小歌剧的实质，甚至也不想涉及作者没有任何权利干预我的私生活和披露我的家庭秘密这一情况，我只想谈一谈观众据以形成他们对我蓝胡子拉乌尔的看法的那些细节。所有这些细节都是令人愤慨的谎言。在我提出诉讼揭穿作者的无耻谰言，揭穿连托夫斯基^③先生姑息包庇这种可耻的恶行以前，先生，我认为有必要通过您的可敬的杂志对那种谎言予以驳斥。首先，先生，我根本不是像小歌剧作者任意编排的那种好色之徒。我不喜欢女人。我宁愿完全不同她们来往，可是我是人，凡是人的特性，我也都有^④，难道这也能怪我？^⑤指导人类行动的，除了选择的权利以外，还有“必然律”。我必须在两者之中选择其一：要么做一个在报纸第一版上大登广告的医生们所极其喜爱的浪荡鬼^⑥，要么正式结婚。这两种荒谬的办法之间没有折中的道路。我是个讲求实际的人，就选定了第二种办法。我结婚了。是的，我结婚了，而且在我的全部婚姻生活中日日夜夜嫉妒软体

动物，因为它一身而兼任丈夫和妻子，从而把岳母、岳父、婆婆……都包括在它一身之内，它也就没有必要去寻找异性的伴侣。您会同意，这种种都不像是好色。这以后作者又叙述道，我总是在婚后第二天，也就是在第一天之后^①，毒死我的妻子。为了不致把这种骇人听闻的谰言强加在我的身上，作者只要查一查教堂户籍簿^②或者我的履历表就成，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却把自己置于说谎者的地位。我毒死我的妻子不是在蜜月的第二天，也不是像作者所希望的那样由于取乐^③，更不是一时冲动。上帝看得见，我在下定决心用吗啡或者带磷火柴款待那一个个娇小孱弱的女人之前，经历过多少精神上的痛苦，多少沉重的疑虑，多少难熬的日子和星期！驱使我要求我的医生们发善心给我毒药的，并不是任性胡闹，也不是懒散而饱足的骑士的淫欲，更不是残忍，而是一系列重大的原因和后果的综合。每逢我经历过痛苦的同居生活，又经历过长久而激烈的思索，打发人到小铺子里去买火柴的时候，在我的灵魂里爆发的不是一出小歌剧，而是整整一出庄严悲惨的歌剧（请女人们原谅我！我认为手枪对女人来说是一种过于不相称的武器。老鼠和女人照例都是用磷来毒死的）。根据下述对那七个由我毒死的妻子的性格描写，读者和您，先生，就会看清楚，促使我在家庭安宁方面破釜沉舟的原因跟小歌剧的描写多么不相同。我要按照我的妻子们在我笔记本里“洗澡、雪茄、婚姻、理发等开支”项下排列的次序描写她们。

第一名。这是个娇小的黑发女人，头发长而卷曲，一对大眼睛像是小

① 当时在莫斯科“隐居花园”上演该小歌剧的演员们。——俄文本编者注

② 按照基督教传说，神所创造的第一个亚当，瞒过神而偷吃了神禁止吃的智慧果，见《旧约·创世记》。在此借喻“欺骗”。

③ 演出该小歌剧的剧团的经理兼导演。——俄文本编者注

④⑦⑨ 原文为拉丁语。

⑤ 顺便说一句，我在中学里读书的时候，拉丁语这门课程经常得5分。——契诃夫注

⑥ 大约暗指帝俄时代耽于冶游，身染性病而就医的人。

⑧ 那上面载有教徒们的出生、结婚、死亡等的年月。

马。她身材苗条，像弹簧那么灵活，相貌美丽。她的眼睛里洋溢着柔顺和温存，她能够经常保持沉默，这些都使我感动。沉默是一种罕有的才能，我在女人身上把它看得比一切艺术才能都高！她智力有限，见解狭隘，然而充满真诚和恳切。她往往把普希金说成普加乔夫^①，把欧洲和美洲混为一谈，很少读书，十分无知，总是对各种事情大惊小怪，然而另一方面，她活了一辈子却从来也没有故意说过一句谎话，做过一个虚伪的动作：她想哭的时候就哭，想笑的时候就笑，并不顾及时间和地点。她那么自然，犹如一只愚蠢的小羔羊。母猫爱情的力量已经成了谚语，然而我敢拿任何东西来打赌，没有一只母猫爱它的公猫能够比得上这个小女人那么爱我。一连多少天，她从早到晚跟我，寸步不离，眼睛瞧着我的脸，一刻也不放松，仿佛我额头上写着乐谱，而她就是按着这个乐谱呼吸，活动，说话似的。……有些日子，有些时候，她那对大眼睛没有看到我，她就认为她那本生活之书有一些篇页无可挽回地损失了，被删掉了。她默默地瞅着我，又惊又喜。……夜间我像最没出息的懒汉那样打鼾，如果她睡着了，她就在梦中见到我，如果她能够把睡意从她身上赶走，她就走到墙角，站在那儿祷告。倘使我是个写小说的作家，我就一定会力求听明白在那种幽暗的时辰，充满热爱的妻子们为她们的丈夫向上天所做的祷告里说些什么话，用些什么词句。她们巴望什么，她们要求什么呢？我想象得出这些祷告有多么不近情理！

在捷斯托夫^②也罢，在新莫斯科^③也罢，我从来也没有吃到过像她的小手烹调出来那样好的菜。她认为把肉汤烧得过咸无异于犯下死罪，把牛排煎得太老简直成了她那小小的德行的败坏。她一旦怀疑我没吃饱，或者吃得不满意，这种怀疑就成了她的一种可怕的痛苦。……不过再也没有比我害病更使她发愁的了。每逢我咳嗽，或者显出肠胃失调的样子，她就脸

① 俄国 18 世纪农民起义的著名领袖。

②③ 莫斯科的饭馆的名字。

色煞白，额头上冒出冷汗，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绞着手指头。……哪怕我离开她极短的时间，她也会以为我被公共马车轧死，或者从桥上掉进河里，或者中风死掉了……在她的记忆里有过多少痛苦的时刻啊！每逢我同朋友们喝过酒，“带点醉意”回到家里，在长沙发上躺下，逍遥自在，翻看加博里奥的长篇小说的时候，任凭我怎么骂她，甚至用脚踢开她，她也还是要在我的头上放一块压布，给我盖上一条厚棉被，端来一杯椴树花茶^①！

一只金色的苍蝇，只有在您眼前飞上一两分钟，然后……遁入太空的时候，才会使您感到悦目而愉快；如果它开始在您额头上散步，用爪子搔您的脸颊，钻进您的鼻孔里，照这样纠缠不已，根本不理睬您在挥手赶它，那您最后就会极力要捉住它，剥夺它扰人的能力了。我的妻子就是这样的苍蝇。她那么经常地注视我的眼睛，老是提防我胃口不佳，时时刻刻留意我的伤风、咳嗽、轻微的头痛，把我闹得烦死了。最后我再也忍不住了。……再者她对爱的爱情也成了她的痛苦。她那种一贯的沉默和那种鸽子般温柔的眼神，说明她无力保护自己。于是我就把她毒死了。……

第二名。这个女人笑口常开，脸上有两个酒窝，眯细了眼睛看人。她长得挺好，装束异常华贵，打扮得极其雅致。我的第一个妻子不言不语，喜欢安静，不爱出门，而这个女人恰好相反，她总也坐不住，爱说爱笑，活跃得很。写小说的作家会把她说成是个完全由神经构成的女人，可是我却说她是一种由等份的碱和酸构成的物体，这话一点也不会错。她是一种上等的起泡的克瓦斯，刚刚拔开瓶塞就泡沫四溅。生理学从来也没研究过急急忙忙生活的人，而我妻子的血液循环快得不亚于美国怪人所租用的专用列车，她的脉搏甚至在睡熟的时候也达到一百二十次。她不是呼吸，而

^① 解热的汤药。

是喘气，不是喝水，而是灌水。她急急忙忙地呼吸，说话，恋爱。……她的生活全然是忙于追求各种感受。她喜欢酸辣菜、芥末酱、胡椒、高大的男人、冷漠的灵魂、疯狂的华尔兹舞。……她要求我不住地放炮，放焰火，搞决斗，痛打可怜的包贝希^①。……她看见我穿着家常长袍，趿拉着拖鞋，嘴里叼着烟斗，就火冒三丈，诅咒她嫁给“蠢货”拉乌尔的那一天和那个时辰。要对她讲明白如今成为她生活中心的那些事情我早已经历过，目前对我来说绒衣比华尔兹舞更合适得多，那是根本办不到的。对于我所有的论点，她一概摇手，说些歇斯底里的混话作为回答。不管愿意不愿意^②，为了避免尖叫和责难，我只好跳华尔兹舞，放炮，打人。……这样的生活不久就使得我厌倦，我就打发人去找医生。……

第三名。这是个金发女人，身材苗条，生着天蓝色的眼睛。她的脸上带着听天由命的神情，同时又表现出个人的尊严。她老是梦幻地瞧着天空，随时发出痛苦的叹息声。她过着有条不紊的生活，有“她自己的上帝”，老是谈到信念。凡是牵涉到她的信念的事情，她总是极力表现得毫不留情。……

“既然胡子可以做成枕头送给穷人用，”她对我说，“那么留胡子就不正当！”

“上帝啊，她在为什么事痛苦？这是什么缘故？”我听着她的叹息声，问我自己说。“啊，这种为国为民的忧伤！”

人喜欢谜，这也就是我爱上那个金发女人的缘故。然而这个谜不久就揭了底。有一天我无意间看到金发女人的日记本，在其中读到一段妙文：

“为了要搭救我那可怜的、牵连在军需案里的父亲^③，我不得不作出牺牲，听从理性的呼声，嫁给富有的拉乌尔。原谅我吧，我的保罗！”后来查明，那个保罗在测量局里工作，写一些拙劣的诗。他从此再也见不到他

① 《蓝胡子》中的一个人物。

② 原文为拉丁语。

③ 原文为法语。

的意中人了。……她同她的信念一起给打发见祖先^①了。

第四名。这个姑娘五官端正，然而脸上老是现出恐惧和惊讶的神色。她是商人家的女儿。她带来二十万陪嫁钱，而且把她那种要命的嗜好也一起带到我家里来：她老是弹琴，唱抒情歌《我又来到了你的面前……》。每逢她没睡觉、没吃东西，她就弹琴，不弹琴就唱歌。钢琴声把我身上那些可怜的血管一根根地抽出来（现在我身上没有血管了）。她唱起她喜爱的抒情歌《我站在这儿神魂飘荡》，声音总是那么尖厉，刺耳，震得我的耳朵四分五裂，听觉器官不顶用了。我隐忍了很久，然而我对自己的怜悯迟早要占上风，于是医生来临，钢琴声就结束了。……

第五名。这个女人鼻子长，头发光滑，脸色严厉，从来也不露笑容。她眼睛近视，戴着眼镜。她缺乏审美力，不爱慕虚荣，所以喜欢装束得朴素而且古怪：黑色的裙子配上窄袖子和宽腰带。……她的全部服装都熨过，显得平整，没有一丝皱纹，没有一点粗心大意的褶皱！我喜欢她是因为她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点：她不是傻瓜。以前她在外国，在德国人那里念过书，很快就读完了保克耳^②和穆勒^③的全部著作，梦想做一番学术方面的事业。她专谈“学问”上的事。……什么唯灵主义者^④啦，实证论者啦，唯物主义者啦，从她口中纷纷吐出来。……我头一次同她谈话的时候，我眯着眼睛，感到自己是个蠢货。她凭我的脸相猜出我蠢笨，不过她倒没有看不起我，而是恰好相反，着手赤诚地开导我，教我该怎样做才不致继续做蠢货。……聪明人如果对不学无术的人宽宏大量，总是非常可爱的！

我们从教堂里出来，坐着结婚马车回去的时候，她沉思地瞧着马车的

① 原文为拉丁语。

② 保克耳(1821—1862)，英国自由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③ 穆勒(1806—1873)，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

④ 宗教和唯心主义哲学学说，认为心灵或精神是世界的本原和本质。

窗外，对我讲起中国的婚礼习俗。头一夜她就发现我的颅骨很像蒙古人。她讲到这儿，顺便还教给我应当如何测量颅骨，而且证明颅相学^①作为科学是毫无道理的。我听着，听着。……此后我们的生活就归结为一个听字。……她说得滔滔不绝，我呢，眯巴着眼睛，生怕露出一窍不通的样子。……如果我夜间偶尔醒过来，我就会看见她的两只眼睛凝神瞧着天花板，或者瞧着我的头颅。……

“你不要打搅我。……我在思考……”当我怀着温情去纠缠她的时候，她说。……

婚后过了一个星期，我的头脑里就产生一种信念：对我们这班人来说，聪明的女人是难处的，难处极了！老是感到自己像是在参加考试，老是看见面前现出一张严肃的脸，老是害怕说出什么愚蠢的话来，您会同意，那是极其难受的！有一次我像贼那样偷偷地溜进她的房间里，在咖啡里放进一小块氰化钾^②。对这样的女人不该用火柴！

第六名。这个姑娘以她的天真纯洁的本性迷住了我。她是个可爱的孩子，没有心计。可是婚后过了一个月，我却发现她原来是个轻浮的女人，热中于时髦的服装，喜欢散布上流社会的风言风语，讲究风度气派，常常出外拜客。这个小坏包拼命挥霍我的钱，同时又严格注意小铺的赊货簿。她在时装店里花掉成百成千，却又责骂厨娘买酸模多花了一个戈比。她认为常发歇斯底里，娇滴滴地闹偏头痛，打女仆耳光，是贵妇人的气派。她嫁给我，只是因为家门第显贵罢了。她在结婚的前两天还与人私姘。有一天我给我堆房里的老鼠下毒，顺手也给她下了毒。……

第七名。她是冤枉死掉的：我给丈母娘准备下的毒药，她无意中喝掉了（我准备用阿莫尼亚水毒死我的丈母娘）。如果没有发生这件意外的事，

① 一种反科学的反动理论，由奥地利医生兼解剖学家哈里(1758—1828)所创立，认为人的心理特征直接和人的头颅的外形有关。

② 一种剧毒的化合物。

她也许至今还活着。……

我讲完了。……我认为，先生，上述种种足以在读者面前揭露小歌剧作者和连托夫斯基先生粗制滥造、不负责任的作风，不过他们上当，多半是由于不知底细。无论如何，我等着连托夫斯基先生登报作出解释。肃此，敬请

撰安

蓝胡子拉乌尔。

批准者：安·契洪捷^①。

^① 契诃夫的笔名。

有知识的蠢材

一场小戏

退役的骑兵少尉阿尔希普·叶里塞伊奇·波莫耶夫戴上眼镜，皱起眉头，读道：“……某地……某区调解法官特请台端……等等，等等……以被告身份出庭，为以暴力侮辱农民格利果利·符拉索夫一案受审。……调解法官彼·谢斯契克雷洛夫。”

“这是谁发来的？”波莫耶夫抬起眼睛瞧着送信人说。

“调解法官老爷彼得·谢尔盖伊奇发来的……就是谢斯契克雷洛夫。……”

“嗯。……是彼得·谢尔盖伊奇？他约我去干什么？”

“大概是受审。……那上边写着呢，老爷。……”

波莫耶夫把传票又读一遍，惊讶地看了看送信人，耸起肩膀。

“呸。……以被告身份出庭。……这个彼得·谢尔盖伊奇可真会开玩笑！嗯，行啊，你就说：好吧！不过要让他最好准备一顿早饭。……你就说：我一定去！替我向娜达丽雅·叶果罗芙娜和孩子们问好！”

波莫耶夫签了名，然后往他内兄尼特金中尉住着的房间走去，尼特金中尉是到他这儿来度假的。

“你看看吧，彼得·谢斯契克雷洛夫给我送来一封什么样的信，”他把传票拿给尼特金，说，“他叫我星期四到他那儿去。……你跟我一块